

毛詩注疏

冊一

更有三人爲監祿父非一監矣古文尙書蔡仲之命曰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
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則以管
蔡霍三叔爲三監明矣孫毓亦云三監當有霍叔鄭義爲長然則國書敘唯言伐
管叔蔡叔不言霍叔者鄭云蓋赦之也王制使霍叔鄭義於方伯之國三國人謂
使大夫三人監州長也此爲殷民難化且使監之武庚又非方伯不與王制同
也史記云武王爲武庚未集恐其有賊心乃令弟管叔蔡叔相伯之三分其地
置三監則三叔各監之一國不知所監則管蔡所監也地理志雖云管叔尹
尹衛以監武庚在叔各監之中未可據信則管蔡所監也地理志雖云管叔尹
者且令監之非所封也即管蔡霍是也○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
謂之衛○監正義曰此無文封也詩人作自歌土風驗其水土之名知邶鄘
而鄘曰在彼中河鄘境至于南明矣鄘今爲西明不分國故紂以爲邶在
境地相連也戴公亦流于淇鄘曰送我乎淇之上矣衛曰瞻彼淇奧是以三
國皆言淇也戴公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邑則我乎淇地在鄘也而鄘曰瞻
所築之城也思須與漕衛女所經之邑也鄘水瀾瀾宣公作臺之處也此詩人
本述其事作爲自歌其土也王肅服虔以爲鄘水瀾瀾宣公作臺之處也此
之方中楚丘之歌鄘在紂都之南相證自明而鄘風所以與西無驗其城之
山南附洛邑檀伯之鄘封溫原樊州皆爲列國鄘風所以與西無驗其城之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蔡叔霍叔周公將攝政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
正義曰此皆管叔及其羣弟蔡叔霍叔周公將攝政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
兄之故王弟封於管羣弟蔡叔霍叔周公將攝政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
非之故王弟封於管羣弟蔡叔霍叔周公將攝政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
孟子文也○周公避居攝○居東都二年秋大熟金未獲有雷疾風之異乃後
悅而迎之○周公避居攝○居東都二年秋大熟金未獲有雷疾風之異乃後
成王十三年避居二年者不數初出之秋大熟金未獲有雷疾風之異乃後
十五王避居三年避居二年者不數初出之秋大熟金未獲有雷疾風之異乃後

序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注云周公還攝政懼誅因開導淮夷與俱叛居攝
一年之時繫之武王崩者其惡之初自崩始也又書傳曰使管叔蔡叔監祿父
武王死成王幼管蔡疑周公而流言奄君蒲姑謂祿父曰武王既死矣成王尙
幼矣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奄君導之祿父
遂與三監叛則三監亦導之矣故左傳曰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書序是也○成王既
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正義曰成王既管蔡啓商殺武庚書序是也○成王既
蔡別文言之明非一時也既殺武庚復伐三監皆在攝政二年故書傳曰二年克殷
注云誅管蔡及祿父等也○更於此三監今既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使爲
之長○正義曰以未可建諸侯故置三監今既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使爲
曰成王既伐管蔡封康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攝政二年伐管蔡者爲因其國也
於衛則伐管蔡封康叔異年而書序連言之者注云攝政二年伐管蔡者爲因其國也
王肅康誥注云康國名在千里之畿內既滅管蔡更封爲衛侯鄭無明說義或
當然或者康誥也言爲之長者以周公建國不過五百里明不以千里之地盡
封康叔故知更建諸侯也妹邦於諸國屬鄘酒誥命康叔爲其連屬之監是康
云妹邦者紂都所處其民尤化紂嗜酒今祿父見誅康叔爲其連屬之監是康
叔并監鄘也又季札見歌鄘鄘言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故知爲之長○後世
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名之○正義曰以康叔不德二國故知爲之長○後世
公之惡邶人刺之則頃公以前已兼邶其鄘或亦然矣周自昭王以後政教陵
遲諸侯或強弱相陵故得兼彼二國混一其境同名曰衛也此殷畿千里不
邶鄘之地止建二國也或多建國數漸并於衛不第康叔號曰孟侯遷邶鄘之
地理志云武王崩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遷邶鄘之
民於洛邑故邶鄘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如志之言則康叔初卽兼彼二國非
子孫矣服虔依以爲說鄭不然者以周之風如志之言則康叔初卽兼彼二國非
之同反過周公非其制也○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
正義曰衛世家云康叔卒子康伯立卒子孝伯立卒子嗣伯立卒子建伯立卒

子靖伯立卒子貞伯立卒子頃侯立除頃侯故七世也又曰頃侯厚賂周夷王
夷王命爲衛侯故知當夷王時此鄭數君世諸國不同齊陳并數有詩之君此
及曹不數頃公共公又不數及鄭衛之詩數此皆隨便而言不爲例也故作者各
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爲邨衛之詩焉○正義曰綠衣日月終風燕燕柏
舟河廣泉水竹竿述夫人衛女之事而得思歸之者如此譜說定是三國之
人所作非夫人衛女自作矣泉水竹竿俱述思歸之女而分在異國明是二國
之人作矣唯載在他國衛人得爲作詩者蓋大夫聘問往來見其思歸之狀而爲
之作歌也唯載一篇序云許穆夫人作也左傳曰許穆夫人賦載馳列女傳
稱夫人所親作或是自作之也若許穆夫人作也左傳曰許穆夫人賦載馳列女傳
在邨地故使其詩屬邨也木瓜美齊倚穆夫人所辭爲衛發故使其詩歸邨也宋
許穆夫人之詩得在衛國者以夫人身是衛女辭爲衛發故使其詩歸邨也宋
襄之母則身已歸宋非復宋婦其詩不必親作故在衛焉并邨分爲三國鄭
并十邑不與之者以鄭在西都十邑之中無鄭名又皆國小土風不異不似邨
邨之地大與衛同又先有衛名故分之也雖分從邨邨其實小土風不異不似邨
衛明是衛詩猶唐實是晉故序亦每篇言晉也其秦仲陳佗皆以字配國當諡
號之稱舜爲國名而施也若異國之君必以國配諡恐與其君相亂若河廣宋
襄木瓜齊桓猗嗟魯莊公之輩是也三國如此次者以君共伯之弟和襲攻共伯
故世家頃侯卒子釐侯立四十二年卒子共伯餘立爲君共伯之弟和襲攻共伯
於墓上共伯自殺衛人立和爲衛侯是爲武姜守義事在武公政美入相之前故
前也邨柏舟與淇奧雖同是武公之詩共姜守義事在武公政美入相之前故
邨次之衛爲後也凡編詩以君世爲次此三國當其君之時或作或否其有詩
者各於其國以君世爲次也世家曰武公卽位脩康叔政百姓和集五十年卒
子莊公楊立二十三年卒太子完立是爲桓公二年第州吁驕奢桓公黜之十
六年州吁襲殺桓公而自立九月殺州吁于濮迎桓公子黔牟立八年惠公
宣公十九年卒太子朔立是爲惠公四年奔齊立昭伯頑之子申爲戴公元年
復入三十三年卒子懿公赤立九年爲狄所滅立昭伯頑之子申爲戴公元年

卒立弟燬是爲文公此其君次也序者或以事明主或言其諡或終始備言或
與初見末義相發明要在理著而已若一君止一篇者明言號諡多則文有詳
略邨柏舟云頃公之時則頃公詩也綠衣莊姜傷己妾上僭當莊公時則莊公
詩也詩述莊姜而作故序不言莊公也燕燕云莊姜送歸妾也妾非夫人所當
出出不當夫人送今云送歸妾明子死乃送之是州吁詩也日月終風擊鼓序
皆云州吁凱風從上明之皆州吁詩也雄雉匏有苦葉序言宣公舉其始新臺
二子乘舟復言宣公詳其終則伯蚤死其妻守義明武公時作則武公詩也牆有
間皆宣公詩也鄘柏舟云其終伯蚤死其妻守義明武公時作則武公詩也牆有
茨公子頑通於鄘柏舟云其間惠公母則惠公詩也定之方中燬棘相鼠干旄序皆
之母則君子偕老桑中在其間亦皆惠公詩也定之方中燬棘相鼠干旄序皆
云文公文公詩可知載馳序云懿公爲狄人所滅露於漕邑則武公詩也考槃
公下者後人不能盡得其次第爛於下耳衛淇奥云美武公則武公詩矣考槃
碩人序皆云莊公則莊公詩也氓云宣公之時則宣公詩也竹竿從父上言之亦
宣公詩也芄蘭刺惠公則惠公詩也河廣云宋襄公母歸于衛母雖父所出而
文公繫於襄公明襄公卽位乃作襄公以魯僖十年卽位二十一年卒終始當衛
文公則文公詩矣伯兮云爲王前驅有狐序云衛之男女失時皆不言諡在河
廣木瓜之間則似文公詩矣但文公惠公之時無從王征伐之事惟桓五年秋
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宣公時則伯兮宣公詩也伯兮旣爲宣公詩則有
狐亦非文公詩也與伯兮俱爛於此本在芄蘭之上序者不得有男女失時之
言宣公耳推此則換爛在作序之後故舉上明下若本第於此則伯兮宜言諡
以辨嫌不宜越芄蘭河廣而蒙氓詩之後故舉上明下若本第於此則伯兮宜
詩也故鄭於左方中皆以此知之也然鄭於其王之詩有在某篇某作者準其時
之事而言其作也春秋之義未踰百年不成君而州吁以春秋弑君九月死於濮
必其時即作也春秋之義未踰百年不成君而州吁以春秋弑君九月死於濮
君而得有詩者以其已在君位百姓蒙其惡故得作詩以刺之也柏舟共姜自

誓不為共伯詩者以共伯已死其妻守義當武公之時非共伯政教之所及所以為武公詩也諸變詩一君有數篇者大率以事之先後為次故衛宣公先蒸於夷姜後納伋妻邺詩先匏有苦葉後次新臺是以事先後為次也舉此而言則其餘皆以事次也牆有茨鶉之奔奔皆刺宣姜其篇不次而使桑中間之則編篇之意或以事義相類或以言之先後相次序注無其明說難以言之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也君遇者君不受己之志

音傾近○柏木名頃疏柏舟五章章六句○不遇至侵害○正義曰箋以仁人不得明與小人並列也言不能奮飛是在位不忍去也穀梁傳曰遇者何志相

其流明與小人並列也言不能奮飛是在位不忍去也穀梁傳曰遇者何志相

四章云觀閔既多受侮汎彼柏舟亦汎其流也興也汎汎其流貌柏木所以宜為舟

不少是賢者見侵害也汎彼柏舟亦汎其流也興也汎汎其流貌柏木所以宜為舟

舟載渡物者今不用而與衆物汎汎然俱流水中興者喻仁人之不見用而與羣小人並列亦猶是也○汎汎數劍反汎流貌本或作汎汎流貌者此從王肅注

加耿耿不寐如有隱憂遇耿耿猶傲傲也隱痛也箋云仁人既不微我無酒以敖

以遊也非我無酒可以敖遊遇憂在見侵害也○耿古幸反傲音景微我無酒以敖

亦汎汎然其與衆物俱流水中而已以興在列位者是彼仁德之人此仁德之

人宜用輔佐今乃不用亦與衆小並列於朝而已仁人既與小人並列恐其害於己故夜徹傲然不能寐如人有痛疾之憂言憂之甚也非我無酒可以敖遊而忘此憂但此憂之深非敖遊可釋也○汎汎至濟渡○正義曰竹竿云檜楫松舟菁菁者莪云汎汎楊舟則松楊皆仁人所以宜為官非謂餘木不宜也○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鑒所以察形也茹度也箋云鑒之察形但知方圓白黑不

知預反○監本又作鑒甲暫反鏡也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親當相據依言亦有

不相據依以爲是者希耳責薄言往愬逢彼之怒反彼協韻乃路反○蘇路至我心

怒○正義曰仁人不遇故自稱己德宜所親用言我心非如鑒然不可以茹也

僞我心則可以茹何者鑒之察形但能知外之方圓白黑不能度知內之善惡真

則踰之心又與君同姓當相據依天下時亦有兄弟不能以據依者猶尚希耳庶

君應之不然何由亦不可以據乎我既責之至姓臣○正義曰此責君而言兄

兄弟者此仁人與君同姓故以兄弟之道責之言兄弟者正謂君與己爲我心匪

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石雖堅平過於石席○卷眷勉反箋云言己威

儀棟棟不可選也君子望之儼然不可畏禮容俯仰各有威儀如此者言己德備而

不遇所以愠也○棟本或作逮同徒帝反又音代選疏仁人既不可遇故又陳己

雪克反選也儼魚檢反本或作嚴音同數色主反○選疏仁人既不可遇故又陳己

德以怨於君言我心非如石然石雖堅尚可轉我心堅不可轉也我心又非如

席然席雖平尚可卷我心平不可卷也非有心志堅平過於石席又有儼然之

威俯仰之儀棟棟然富備其容狀不可具數內外之稱其德如此今不見用故

己所以怨○傳君子至可數○正義曰此言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

禮容俯仰各有宜耳解經之儀也論語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

而畏之左傳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是也言威儀儼然人望

毛詩注疏二之一國風邶四一中華書局聚

富備而閑曉貫習爲之又解不可選者物各有其容遭時制宜不可憂心悄悄

數昭九年左傳曰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是也○憂心悄悄

惛于羣小惛惛也惛惛也惛惛也惛惛也惛惛也惛惛也惛惛也惛惛也惛惛也

武徐又音茂○靜言思之寤辟有標○靜安也辟拊心也標拊心貌箋云言我也

疏○又憂小人至有標○正義曰言仁人憂小人心悄悄然而怨此羣小人在於君側者也

侵害故我於夜中安靜而思念之則痛覺之中拊心而標然言怨此小人之極

也觀閔既多受侮不少言觀自彼加我之辭言受從己受彼之稱耳○傳標拊

心貌○正義曰辟既拊心之時其手標然日居月諸胡迭而微箋云日君象也微謂虧傷

故知標拊心貌謂拊心之時其手標然日居月諸胡迭而微箋云日君象也微謂虧傷

也君道當常明如日而月有虧盈今君失道而任小人大臣○心之憂矣如匪澣

專恣則日如月然○迭待結反韓詩作或音同云或常也○心之憂矣如匪澣

衣如衣之不澣○澣戶管反澣古對反○澣言思之不能奮飛飛不能如鳥奮翼而

於君猶不忍○疏○迭而傷乎猶君何爲與臣更迭而屈伸乎日實無虧傷但以

去厚之至也○疏○迭而傷乎猶君何爲與臣更迭而屈伸乎日實無虧傷但以

是也十月之交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箋云微謂不明也以為日月之食知此微非食者以經責日云何迭而微是日不當微也若食則日月同有何責云胡迭而微故知謂虧傷也彼十月之交陳食事故微謂食與此別○箋臣不至之至○正義曰此仁人以兄弟之道責君則同姓之臣故恩厚之至不忍去也以箴膏肓云楚鬻拳同姓有不去之恩論語注云箕子比干不忍去皆是同姓之臣有親屬之恩君雖無道不忍去之恩也然君臣義合道終不行雖同姓有去之理故微子去之與箕子比干同稱三仁明同姓之臣有得去之道也

柏舟五章章六句

綠衣衛莊姜傷己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

綠當為綠故作綠轉作人

齊女姓姜氏妾上僭者謂公子州吁之母嬖而州吁驕○綠毛如字綠東方之閒色也鄭改作綠吐亂反篇內各同妾上時掌反注上僭皆同僭賤念反吁況于反嬖補計反謚法云賤○疏者言衛莊姜傷己也由是詩○正義曰作綠衣詩而得愛曰嬖嬖卑也嫌也○疏者言衛莊姜傷己也由是詩○正義曰作綠衣詩夫人失位而幽微傷己不被寵遇是故而作是詩也四章皆傷辭此言而作是詩及故作是詩皆序自作詩之由不必即其人自作是詩故清人序云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非高克自作也雲漢云百姓見憂故作是詩即是非百姓作之也若新臺云國人惡之而作是詩碩人云國人憂之而作是詩即是非國人作之也若文勢言之非一端不得為例也○箋綠當至吁驕○正義曰必知綠誤而綠是者此綠衣與內司服綠衣字同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五服不言色唯綠衣言色明其誤也內司服注引雜記曰夫人復稅衣衣衾翟又喪大記曰士妻以綠衣言綠衣者甚衆字或作稅此綠衣者實作綠衣也以言之內司服無綠衣而禮記有之則綠衣是正也不宜舉實無之綠衣以為喻故知當作綠衣也詩者詠歌宜因其所有之服而言不宜舉實無之綠衣以為喻故知當作綠衣也詩者詠歌宜

衣九嬪也展衣世婦也祿衣女御也鄭以經稱命婦之服王之三夫人與諸侯夫人各同則不在命婦之中矣故注云三夫人經稱命婦之服王之下乎自九嬪以下三等故爲此也夫人於其國與王后同明鞠衣以下衆妾各以其等服之可知也此服既有三則衆妾亦分爲三等蓋夫鞠衣以下衆妾各以其等服之可知也知韞陳衣黃展衣白祿衣黑者以士冠禮陳服於房中爵弁服玄端玄端及士喪禮陳衣黃展衣於房中爵弁服皮弁服祿衣黑則知婦人之祿衣亦黑也又子羔之襲祿衣黑也故內服注以男子之祿衣黑則知婦人之祿衣亦黑也而差之則展衣白鞵衣纁祿衣用纁則衣用黑明矣祿衣既黑以四方之色逆而差之則展衣白鞵衣黃可知皆以素紗爲裏者以周禮六服之外別言素紗明皆以素紗爲裏也今祿衣反以黃爲裏非其制故以周禮六服之外別言素紗明皆以素紗爲裏也今獨舉祿衣者詩人意○綠兮衣兮綠衣黃裳○上曰衣下曰裳箋云婦人之服不殊所偶言無義例也○綠兮衣兮綠衣黃裳○上曰衣下曰裳箋云婦人之服不殊亦作適同禮○嫡本疏綠衣黃裳○毛以爲間色之綠今爲衣而在上正色之黃見疏而卑前以表裏與幽顯則此以上下喻尊卑雖嫡妾之位不易而莊公禮遇有薄厚也鄭以表裏與幽顯則此以上下喻尊卑雖嫡妾之位不易而莊公禮以喻賤妾當以謙恭爲事今反上僭爲事亦非其宜○箋婦人至同色○正義曰言不殊裳者謂衣裳連連則色同故云上非其宜也定本集注皆云不殊衣裳喪服云女子在室爲父布總箭髮衰三年直言衰不言裳則裳與衰連故注云不言裳者婦人之服不殊裳是也知非吉凶異者士昏禮云女次純衣及禮記子羔之襲祿衣纁祿衣素裳喪服則斬衰素裳吉凶皆殊衣裳亦不心之憂殊裳也若男子朝服則緇衣素裳喪服則斬衰素裳吉凶皆殊衣裳亦不心之憂矣曷維其亡箋云亡之綠兮絲兮女所治兮者先染絲後製衣皆女之所治爲也而女反亂之亦喻亂嫡妾之禮責以本末之行禮大夫以上衣織故本於絲也○女崔云毛如字鄭音汝行下孟反下同以上時掌反衣織於旣反下音志

我思古人俾無訖兮無過差之行也箋云古人謂制禮者我思此人定尊卑使人

或作尤差初賣疏疏以興使妾今而承於嫡今此莊公之所治由絲以爲綠即綠

爲末絲爲本猶承嫡而使妾則妾爲卑而嫡爲尊公定尊卑不可亂猶女治絲

本末不可易今公何爲使妾上僭而令尊卑亂乎莊姜既見公不能定尊卑使

己微而妾顯故云我思古之君子妻妾有序自使其行無過差者以莊公不能

然故思之○鄭言爲祿衣今當先染絲而後製衣是汝婦無過差者以莊公不能

亂之先製衣而後染使失制度也以興嫡在後而卑是亂嫡妾在後而卑賤是汝賤

妾之所爲汝何故亂令妾在先而尊嫡在後而卑是亂嫡妾在後而卑賤是汝賤

莊姜既見此妾上僭違於禮制故我思古制禮之人定尊卑使人無過差之行

者禮令下不僭上故思之○傳緣末絲本○正義曰織絲而爲繒染之以成綠

故云綠末絲本以喻妾卑嫡尊也上章言其反幽顯此章責公亂尊卑○箋女

妾至於絲末○正義曰以此詩傷妾之上章言其反幽顯此章責公亂尊卑○箋女

織故知先染絲後製衣者婦人染絲製衣是婦人之事故言汝妾之所治爲也此衣非上僭

之妾所自治但衣者婦人所作假言衣之失製以喻妾之上僭耳故汝上僭之

妾言汝反亂之喻亂嫡妾之意也云亂嫡妾之禮責之以本末之行又解本絲之意由

亦以本喻嫡以末喻妾故云亂嫡妾之禮責之以本末之行又解本絲之意由

掌染絲帛染絲絺絺今絺今淒其以風淒寒風也箋云絺絺所以當暑今我思古

謂衣織者也絺絺今淒其以風淒寒風也箋云絺絺所以當暑今我思古

人實獲我心古之君子實得我心也箋云古之聖人疏疏爲絺今至我心○毛以

以暑時今用之於淒其以風之月非其宜也言絺綌不以當暑猶嫡妾不以其禮故莊姜云我

之縠然以亂之亦非其宜也言絺綌不以當暑猶嫡妾不以其禮故莊姜云我

思古之君子定尊卑實得我心○鄭以爲言絺兮綌兮不當暑今以待淒然
寒風失其所以興賤兮妾今所以守職今以上僭於尊位亦失其所故思古之
人制禮使妻妾貴賤有次序令妾不得僭者實得我之心也○傳淒風也○
正義曰四月云秋曰淒淒淒寒涼之名也此連云以風故云寒風也○傳古之
君子謂能定尊卑使妻妾次序者也○箋古之聖人制禮者○正義曰箋以上
二句皆責妾之上僭故不得爲思古之聖人制禮者使貴賤有序則妾不得上僭故思古之聖人制

綠衣四章章四句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莊姜無子陳女戴嬌生子名完莊姜以爲己子莊公薨完立而州吁殺之戴嬌於是反完歸莊姜遠送之于野作

詩見己志○燕於見反戴嬌居危反戴諡也嬌陳姓也完字燕燕四章章六又作兒俗音丸卽衛桓公也殺如字又申志反見賢遍反○疏句燕燕四章章六

義曰作燕燕詩者言衛莊姜送歸妾也謂戴嬌大歸莊姜送之經所陳皆訣別之後述其送之之事也○箋莊姜至己志○正義曰隱三年左傳曰衛莊公娶

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又娶于陳曰厲嬌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嬌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四年春秋州吁殺桓公經書弑其君完是莊姜無子完

立州吁殺之之事也由其子見殺故戴嬌於是歸莊姜養其子與之相善故越禮遠送於野作此詩以見莊姜之志也知歸是戴嬌者經云先君之思則莊

公薨矣桓公之時母不當輒歸雖歸非莊姜所當送歸明桓公死後其母見子之殺故歸莊姜養其子同傷桓公之歸死故泣涕而歸寧者有時而反此卽歸人

故文十八年大夫姜氏歸於齊左傳曰大歸也婦人歸寧者有時而反此卽歸人復來故謂之大歸也衛世家云莊公娶齊女爲夫人而無子又娶陳女爲夫人齊女之立

爲太子早死諸侯不再娶且莊姜仍在左傳唯言又娶於陳不言爲夫人齊女之家云

又娶陳女為夫人非也左傳唯言戴嬀生桓公莊姜養之以為己子不言其死

云完母死亦非也然傳言又娶者蓋謂嬀也左傳曰同姓嬀之異姓則否此陳

其得勝莊姜者春燕燕于飛差池其羽差池其羽謂張舒其尾必差池其羽箋云

秋之世不能如禮燕燕于飛差池其羽差池其羽謂張舒其尾必差池其羽箋云

顧視其衣服乙差楚佳反又楚宜反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也遠送過禮于於宗

池如字野箋音乙本又作乙郭烏拔反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也遠送過禮于於宗

郊外曰野箋音乙本又作乙郭烏拔反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也遠送過禮于於宗

盡己情○野箋音乙本又作乙郭烏拔反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也遠送過禮于於宗

弗及泣涕如雨禮瞻視也○涕他疏張其尾翼以興戴嬀將歸之時亦顧視其衣

服既視其衣服從此而去是此去之子往歸於國我莊姜遠送至於郊外之野

既至於野與之訣別已留而彼去稍之往歸於國我莊姜遠送至於郊外之野

兩然也上二句謂其將行次二句言己在路下二句言既訣之後○傳燕燕

○正義曰釋鳥謂周燕燕郭孫炎曰別三名舍人曰嵩周名燕燕又各郭燕燕

曰一名玄鳥齊人呼此燕即今之燕也古人重言之漢書童謠云燕燕尾

涎是也○乙字異音義同郭氏一音鳥拔反○箋差池至衣服○正義曰差池

者往飛之貌故云舒張其尾翼實翼也而兼言尾者以飛時尾亦舒張故也

鳥有羽翼猶人有衣服故知其尾翼之實翼也而兼言尾者以飛時尾亦舒張故也

之類各以其次○箋婦人送迎不出門○正義曰傳其音喻言語大小取譬燕燕

連類各以其次○箋婦人送迎不出門○正義曰傳其音喻言語大小取譬燕燕

于飛頡之頡之入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頡箋云頡頡與戴嬀將歸出疏傳飛而

○正義曰此及下傳上音下音皆無文以經言往飛之時頡之頡頡非

一也故知上曰頡下曰頡下經言下上其音無上下耳知飛而

上為音曰上音飛而之子于歸遠于將之將行也箋云瞻望弗及佇立以泣佇

下為音曰下音也○之子于歸遠于將之將行也箋云瞻望弗及佇立以泣佇

下為音曰下音也○之子于歸遠于將之將行也箋云瞻望弗及佇立以泣佇

下為音曰下音也○之子于歸遠于將之將行也箋云瞻望弗及佇立以泣佇

下為音曰下音也○之子于歸遠于將之將行也箋云瞻望弗及佇立以泣佇

佇立也○燕燕于飛下上其音飛而上曰上音飛而下曰下音箋云下上其音

之子于歸遠送于南陳在衛南○南如字沈云協句宜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是也本仲氏任只其心塞淵仲戴嬌字也任大塞○淵深也箋云任者以恩相

亦作寔云鄭而鳩反塞瘞於例反崔集終溫且惠淑慎其身惠順也箋云溫謂先君之

思以勗寡人勗勉也箋云戴嬌思先君莊公之故故將歸猶勸勉寡人○

正義曰莊姜既送戴嬌而思其德行及其言語乃稱其字言仲氏有大德行也

其心誠實而深遠也又終當顏色溫和其言恭順善自謹慎其身內外之德既

如此又於將歸之時思先君之故勸勉寡人以禮義也○鄭唯任字為異言仲

氏有任之德能以恩相親信也○傳仲戴至任大○正義曰鄭唯任字為異言仲

稱仲氏明是其字禮記男女異長注云各自為伯季故婦人稱仲氏也任大釋

詁文也定本任其字禮記男女異長注云各自為伯季故婦人稱仲氏也任大釋

此二句說戴嬌之操行故知為任恤言其能以恩相親信也故引六行之任以

證之周禮注云善於父母為孝善於兄弟為友睦親於九族姻姻親於外親任信

於友道恤振於憂貧○箋戴嬌至禮義○正義曰以勸勉之故知是禮義也坊

燕燕四章章六句

日月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難傷己不見答於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難

毛詩注疏二之一國風邶

反以至困窮之詩也舊本皆爾俗疏曰日月四章章六句至困窮○正義曰居月

本或作以至困窮之詩也舊本皆爾俗疏曰日月四章章六句至困窮之詩者誤也

諸照臨下土夫日乎月乎照臨之也箋云曰俗本作以致困窮之詩者誤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

逝速古故也箋云之入是人也謂莊公也其所以昌慮反又昌呂反及胡能有定寧不我顧胡

我者不以故處甚違其初時○處昌慮反又昌呂反及胡能有定寧不我顧胡

定止也箋云寧猶會也○顧本之行如是何能有所定乎曾不顧念我之言是疏曰居

其所以不能定完也○顧本之行如是何能有所定乎曾不顧念我之言是疏曰居

至我顧○正義曰言日乎以照晝月乎以照夜故得同曜齊明而照臨下土

以與國君也○正義曰言日乎以照晝月乎以照夜故得同曜齊明而照臨下土

此是其常道今乃如是國君視外治夫人視內政當亦同德齊意以治理國事如

與之同德齊意今乃如是國君視外治夫人視內政當亦同德齊意以治理國事如

乎適會不顧念我之言而已無能有所定也○傳逝速○正義曰釋言文也又

曰逮及也故箋云其所以接及我者下章傳云不傳逝速○正義曰釋言文也又

章傳亦宜倒讀云不其所以接及我者下章傳云不傳逝速○正義曰釋言文也又

耳○箋是其至定完○正義曰此本傷君不答於己言夫婦順經文故似與傳衆

事何能有所定乎然則莊公是州吁有寵而好兵公不能定事之驗謂莊公不

能定完者隱三年左傳曰莊公是州吁有寵而好兵公不能定事之驗謂莊公不

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是公也左傳唯言莊姜以爲己子不言爲莊姜

子然太子之位未定是完不爲太子也左傳唯言莊姜以爲己子不言爲莊姜

而世家云命夫人齊女○日居月諸下土是冒覆猶照臨也云乃如之人兮逝不相

子之立爲太子非也○日居月諸下土是冒覆猶照臨也云乃如之人兮逝不相

好不及我以相好箋云其所以接及我者不以相好之胡能有定寧不我報盡

道而不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也言夫人當盛之時與君同位乃如之人兮德音

得報○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也言夫人當盛之時與君同位乃如之人兮德音